說郛目録

弓第七十一

涑水家儀 司馬光

顔氏家訓 顔之推

石林家訓 葉夢得

○陸氏緒訓 陸游

蘇氏族譜 蘇洵

訓俗書 許洞天關

訓學齋規 朱熹

國家圖書館藏

呂氏鄉約　呂大忠闕
義莊規矩　范仲淹
袁氏世範　袁采
鄭氏家範　金華鄭氏
厚德錄　李元綱
省心錄　林逋

涑水家儀

宋　司馬光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于家長、

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

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
帶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藥
物婦具晨饈供具畢始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
于家長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
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一
幼子又食于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于左女
坐于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
而退居閒無事則侍于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

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
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
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
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
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于
事無大害者必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
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

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爲人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于父兄宗族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于正廳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擅於其父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終身不衰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湢
堂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
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身
出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脩及有大故不入中門
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
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鈐下其
頭但主通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

凡卑幼于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坐而尊長過之
則起出遇尊長于途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
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
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若
家同居宗族衆多冬至朔望聚于堂上丈夫處左西
上婦人處右東上皆北向共爲一列各以長幼爲序
共受卑幼拜受拜訖先退後辈立受拜于門東西如
前辈之儀若卑幼自遠方至見尊長遇尊長三人以
上同處者先共再拜叙寒暄問起居訖又曰再拜而
南向諸弟妹以次拜訖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

止

凡受女婿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遞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幼者一人揩笏執酒盞立于其左一人揩笏執酒注于其右長者揩笏授卑幼者盞注反其故處長者出笏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再拜序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惠婦人稍溫謹者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揖讓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六歲教之數與方名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亦立誦之自七歲以下誦之

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畢曉大意十歲男子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讀詩禮傳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楊子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女子則教以婉嬈聽從及女工之大者未冠笄者質明而起總角磧面以見尊長爲供養祭祀則左執酒食若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聽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設椅桌陳盥漱櫛磧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床襞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閒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床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凡女僕同輩謂長者爲姊後輩謂前輩爲姨務相[illegible]
睦其有鬬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即訶禁之不止即[illegible]
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illegible]
務欺詐背公狥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
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illegible]
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顏氏家訓

北齊顏之推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此事遍於經史
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終寤汝耳士大夫
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
經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誡有志
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
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
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

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illegible]
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
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
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illegible]
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
長受一生愧辱哉案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
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
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綦子
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illegible]
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illegible]
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
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
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
尨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
當爾之時誠駑林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
來諸見俘[illegible]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
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illegible]

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
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雖不能增益德
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
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
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
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
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
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
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
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强弩長戟誅罪
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書史匡時富國以取卿
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儀寒
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
金玉木石也脩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
自美其鑌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
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鑌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
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弓爲兵咋筆爲吏身死名滅
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寢素披黃吟道詠德

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幾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群出類爲將則闇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師古之踪跡猶蒙被而臥耳人見隣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弰强弓便云我能爲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爲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已刑物執轡如組反風滅火化鴟爲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奸[illegible]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爲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illegible]

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
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受命不忘誠諫
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効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
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
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悋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
輕財少思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耻積而
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
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薾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
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
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
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
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
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
屋不必知楣橫而梲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
黍遲也吟嘯談謔諷詠詞賦事既優閒材增迂誕軍
國經綸畧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
乎夫學者所以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
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敵惡之如鴟梟如

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已以補不
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
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已脩身以求進也夫學者譬
種樹也春植秋登其實講論文章華也脩身
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
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
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觀武
衰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
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公孫
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
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
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
面墻亦爲愚蔽幼而學者如日之光老而學者如
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
重輕時賢後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
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未俗已來不復爾空守

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
以博涉爲貴不肯專儒梁朝皇孫已下總丱之年必
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略無卒業者
冠冕爲此者則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弘
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縚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
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四儒者
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爲上品以外
率多田里閒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
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
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爲師今
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
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
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紙
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陰
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
無間焉俗問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
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游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
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

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多不復言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illegible]也

石林家訓

宋　葉夢得

旦必讀書

旦起須先讀書三五卷正其用心處然後可及他事暮夜見燭亦復然若遇無事終日不離几案苟能如此一生永不會向下作下等人如見他事自然不妄吾二年來目力極昏看小字甚難然盛夏帳中亦須讀書至極困乃就枕不爾胸次歉然若有未了事往往睡亦不美況晝日乎若凌晨便治俗事或冗或默

閒坐日復一日、與書卷漸遠、豈復更思學問、如此不流入流俗人、則着衣喫飯一騃子弟耳、況復博奕飲酒、追逐玩好、尋求交友、惟意所欲、有一如此、近二三年、遠五六年、未有不喪身破家者、此不待吾言、知之則庶乎其免矣、

孝友

司馬溫公作迂說其一章、云迂叟之事君無他長、能勿欺而已矣、事親亦然、此天下名言也、事君之道反[illegible]小易言且言事親吾見世人未嘗能免於欺愛子教訓子面從而不行欺也已有過失隱寂使不聞欺也有懷於中避就不敢盡言欺也佯爲美觀之事未必出於情欺也曾子喪其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於吾親無所用之情也曾子之孝則至矣至於難能不可繼之行欲以孝聞則未嘗盡其情也然且自以爲過夫死而過於難猶且不敢況生而欺之乎今但能聞教訓而一一遵行不敢失墜有過失改悔不復爲不求不聞但有所懷必盡告之秋毫不敢隱爲人子所當爲不爲人子所不當爲文飾以掠美如是亦

可以言孝則勿欺而已推是心以施之君安有二道哉今汝兄弟五人能如吾所以處二姑氏則吾門戶猶未艾也

愼言

易言亂之所由生也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莊子曰兩喜名溢美之言兩怒多溢惡之言文注人言多不能盡實非喜即怒喜而溢美猶不失近厚怒而溢惡則爲人之害多矣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夫已輕以惡加人則人亦必輕

緒訓

宋　陸游

風俗日壞可憂者非一事吾幸老且死矣若使未遽死亦決不復出仕惟願念子孫不能無老態吾家本農也復農策之上也杜門終窮不求仕進策之中也安於小官不慕榮達策之下也捨此三者則無策也汝輩今日聞吾此言心不當以爲是他日乃思之耳暇日時與兄弟一觀以自警不必爲人道也

古者植木塚上以識其處耳吾家自先太傅以上塚

松多不過數十株初葬寶章比上世差爲茂蔚亦止數畝耳左丞歸葬之後積以歲月林樾漸盛遂至連山彌谷紛然爭訟重爲門戶之羞不幸孫曾遂有翦伐貿易金幣坐視則不可禁止則紛然爭訟重爲門戶之辱其害又甚於厚葬吾死後墓木毋過數十本不可陷後人於不孝戒之戒之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稚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能布衣草履以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魏鄭公莊諸孫皆爲農張浮休過之留詩云兒曹不識字耕鑿魏公莊仕宦不可常不仕則農可無憾也但切不可迫於衣食爲市井小人事戒之

校明寫本得異字十許於寥寥短篇中可喜也 沅記

蘇氏族譜

宋　蘇洵

蘇氏之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自高陽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者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其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何也詳吾之所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

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乎親親見于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氏諱釿　子祈　無嗣

不仕娶　子福　子宗　子昭鳳　子惟讚　子垂象

黃氏享　子垂正

年若干　子垂鑑

七月二　子惟善　子垂則

十六日　子昭慶　子惟德　子珤

卒　子昭文　子渭　子瑗

子沆

子浩

子澌

子泆

子宗藝　無嗣

子宗瓊　無嗣

子禮　子晫　子昭翰　子文質　子士元

子文圭　子士能

子士良

子士寧

子士嘉

子士宗

子晙　子昭遇　無嗣

子昭遠　無嗣

子昭逸　無嗣

子暕 無嗣

子祐 子宗靄 子昭玘 子文實 子惟忠

子惟恭

子文寶 無嗣

子昭現 子文采 子士祥

子宗著 子德謙 子永

子諱祐 子宗善 子昭圖 子惟益 子允元

不仕娶 子允滋

李氏享 子惟吉 無嗣

年五十 子昭越 無嗣

七月 子宗晏 子昭

三十日 子宗昇 子德榮 子哲 子珪

子瑜

子德升 子淳 子舟

子德元

子諱杲 子諱序 子澹 子位

不仕娶 仕至大 子佾

宋氏享 理評事 子渙

年五十　娶史氏　子洵

一六月　享年七

八日卒　十五五

月十一

日卒

子宗晁　無嗣

子德　子子勳　子慎言　子慶昌

子復圭

子澄

族譜惟蘇氏最簡質可法

朱一朱熹

夫童蒙之學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
灑掃清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
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
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
然可考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一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正自冠巾衣服鞋襪皆

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于弟[illegible]
三緊謂頭緊腰緊脚緊頭謂頭巾未冠者[illegible]
以絲或帶束腰脚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illegible]
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illegible]
凡着衣服必先提整襟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illegible]
落飲食照管勿令汚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illegible]
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笥中勿散亂頓放則[illegible]
塵埃雜穢所汚仍易于尋取不致散失着衣既久[illegible]
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澣破綻則補綴之[illegible]

害只用完潔
凡盥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濕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着短便愛護勿使損汚
凡日中所着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蚤蝨不即敝壞
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費衣服晏子一
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
最傍身之要毋忽

語言步趨第二

凡爲人子弟須要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

喧鬨、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自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悞、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嘿、久却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于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聞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蹌、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却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灑掃消潔第三

凡爲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原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抄錄、諸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汚墨、瘝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點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强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却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損汚編指濟陽江祿書諸不竟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硯磨勿使墨汁汚手高執筆雙鈎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揩着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老草

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誤

雜細事宜第五

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凡喧鬨鬪爭之處不可近無

無益之事不可爲謂如賭賻籠養打毬踢毬放風禽等事

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饑不可缺凡向火勿迫近火傍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爇衣服凡相揖必折腰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丈凡出外及歸必于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凡飲食于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凡侍長者之側必正吉拱手有所問則當誠實對言不可妄凡開門揭簾須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響凡衆坐必斂身勿廣占坐處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仕必居左凡飲酒不可令至醉凡如廁必去上衣下必浣手凡夜行必以燈燭無燭則止凡待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執器皿必端嚴惟恐有失凡危險不可近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凡夜臥必用枕勿以寢衣覆首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于案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畧然大槩具矣凡此

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又能
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于大賢君子
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義莊規矩

宋 范仲淹

知開封府襄邑縣范純仁切念臣父仲淹先任資政
殿學士日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其所得租
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
嫁喪葬之用謂之義莊見於諸房選擇子弟一名管
勾亦逐旋立定規矩令諸房遵守今諸房子弟有不
遵規矩之人州縣既無
勑條本家難爲伸理五七年間漸至廢壞遂使飢寒

無俟伏望
朝廷特降指揮下蘇州應係諸房子弟有違犯規矩
之人許令官司受理伏候
勅旨右奉
聖旨宜令蘇州依所奏施行
劉付蘇州准此
治平元年四月十一日 押
文正位
勘會

文正公於平江府興置義莊贍給宗族德澤至厚
其始定規矩雖有版牓不足久傳及有治平元年所
得朝旨亦未揭示族人兼有後來接續指置可為永
式者未曾刊定深慮歲久漸至隳廢今盡以編類刻
石置於天平山白雲寺先公祠堂之側子子孫孫遵
承勿替今具如後
文正公初定規矩

一逐房計口給米每口一升並支白米如支糙米
即臨時加折支糙米每斗折白八升逐
月實支每口白米二斗

一男女五歲以上入數

一女使有兒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歲以上聽

給米

一冬衣每口一疋十歲以下五歲以上各半疋

一每房許給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一有吉凶增減口數畫時上簿

一逐房各置請米曆子一道每月末於掌管人處

批請不得預先隔跨月分支請掌管人亦置

簿拘轄簿頭錄諸房口數爲額掌管人自行

破用或探支與人許諸房覺察勒陪填

一嫁女支錢三十貫七十七陌下並准此再嫁二十貫

一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

一子弟出官人每還家待闕守選丁憂或任川廣

福建官留家鄉里者並依諸房例給米絹并

吉凶錢數雖近官實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

支給

一逐房喪葬尊長有喪先支一十貫至葬事又支

一十五貫次長五貫葬事支十貫卑幼十九

歲以下喪葬通支七貫十五歲以下支三貫
十歲以下支二貫七歲以下及婢僕皆不支
一鄉里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飢
不能度日諸房同共相度詣實即於義田米
內量行濟助
一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月支給逐月餘
粮并冬衣絹約自皇祐三年以後每一年豐
熟檐留二年之粮若遇凶荒除給餘粮外一
切不支或二年粮外有餘却先支喪葬及
嫁娶如更有餘方支冬衣或所餘不多即凶
一吉等事衆議分數均勻支給或又不給即先
凶後吉或凶事同時即先尊口後卑口如尊
卑又同即以所亡所葬先後支給如支上件
餘粮吉凶事外更有餘羨數目不得糶貨檐
充三年以上粮儲或慮陳損即至秋成日方
得糶貨回換新米檐管
右仰諸房院依此同共遵守
皇祐二年十月　日

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事范　押

續定規矩

一諸位子弟得太比試者每人支錢一十貫文七十

七陌下皆准此再貢者減半並須實赴太比試乃給

一郎已給而無故不試者追納

一諸位子弟雖人採取近墳竹木掌管人申官理

斷

一諸位子弟內選會得解或預貢有士行者一人

一先諸位教授月給糙米五石若遇米價每石

及一貫以上四

無右卽支錢一貫文雖不曾得解預貢而文行爲衆所

知者亦聽選仍諸位共議本位無子弟入學者不得與議若

生徒不及六人止給三石及八人給四石及

十人全給諸房量力出錢以助東修者聽

右三項以熙寧六年六月　日

三相公指揮修定

一掌管人侵欺及諸位輒假貸義莊錢斛之類並

申官理斷償納不得以月給米折除

一族人不得租佃義田　許立名字同

一掌管子弟若年終當年諸位月給米不闕支遞
米二十石雖闕而能支及半年以上無侵隱
者給一半已上並令諸位保明後支若不可
保明各具不可保明實狀申　文正位
一義莊勾當人催租米不足隨所欠分數尅除請
受謂如欠米及一分即
只支九分請受之類至納米足日全給已尅
數更
不支有情弊者申官決斷
右四項以元豐六年七月十九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身不在平江府者其米絹錢並勿給
一兄弟同居雖衆其奴婢月米通不得累過五人
謂如七人或八人同居止
其支奴婢米五人之類
一未娶不給奴婢米雖未娶而有女使生子在家
自依規
給米及十五年年五十歲以上者
一義莊不得典買族人田土
右四項以紹聖二年二月初八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莊費用雖闕不得取有利債負

一義莊事惟聽掌管人依規處置其族人雖是尊長不得侵擾于預違者許掌管人申官理斷即掌人有欺弊者聽諸位具實狀同申

文正位

第三項以紹聖二年四月廿九日

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倉內族人不得占居會聚非出納勿開

一因出外住支月米者其歸在初五日以前取諸位保明詣實聽給當月米

一義宅有疎漏惟聽居者自修完即拆移舍屋者禁之違者掌管人申官理斷若義宅地內自添修者聽之

本位實貧乏無力修完而屋舍疎漏實不可居者聽諸位同相視保明詣實申支正位量支錢完補即不得乞添展舍屋

一諸位請米曆子各令諸位簽字圖備方許給給訖請人親書交領即去失曆子者住給勤令根尋候及一年許諸位及掌管人保明申文正位候得報別給曆頭起支

一積留月米併請者勿給

一諸位不得於規矩外妄乞特支雖得　文正位
指揮與支亦仰諸位及掌管人執守勿給
一義莊人力船車器用之類諸位不得借用
一諸位子弟官已陞朝願不請米絹錢助贍衆老
聽
一諸位生男女限兩月其母或所生母姓氏及男
女行第小名報義莊義莊限當日再取諸位
保明訖註籍即過限不報後雖年長不理爲
已數給米
一週有規矩所載不盡事理掌管人與諸位共議
定保明同申　文正位　本位有妨嫌雖已申
而未得　文正位報不得止憑諸位文字施
行者不同
右十項以元符元年六月　日
二相公三右丞五侍郎指揮參定
一諸位關報義莊事雖尊長並於文書內著名仍
不得竹紙及色牋違者義莊勿受
右一項以元符二年正月十七日

三右丞指揮修定

一義莊遇有人贖田其價錢不得支費限當月內以元錢典買田土輒將它用勒掌管人償納

右一項以崇寧五年十月十二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諸位輒取外姓以爲已子冒請月米者勿給許諸位覺察義莊不爲受理許諸位徑

申 文正位公議移文平江府理斷其大觀元年七月初十日以前已收養給米者不得追斷

右以大觀元年七月初十日

五侍郎及 二相公指揮參定

一諸位子弟在外不撿生子冒請月米掌管人及諸位覺察勿給即不伏掌管人及諸位申 文正位移文平江府理斷

右以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族人不得以義宅舍屋私相兌賃質當

右一項以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右仰義莊及諸位遵守施行內文意前後相妨窒礙
者從後規若有違犯仰掌管人或諸位備錄治平元
年中書劄子所坐
聖旨申官理斷各令知委

政和七年正月十三日

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太清宮范
續定規矩

清憲公奏

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奏臣不避
誅輒瀝誠悃仰
天聽伏念臣五世祖故參知政事諡文正臣仲淹奮
身孤藐遭世休明深念保族之難欲爲傳遠之計自
慶曆皇祐以來節次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畝立義
莊贍同姓創定規矩刻之板牓以貽後人已而臣高
叔祖故尚書右僕射諡忠宣臣純仁於治平元年知
開封府襄邑縣日慮板牓不足久傳且諸房子弟有
不遵規矩之人州縣既無
勑條本家難爲伸理必將漸致廢壞即嘗具奏乞降

聖旨下本州許令官司受理繼蒙朝廷依所奏施行
遂得憑藉保守伏自南渡之後雖田亡僅存而莊宅
焚毀寄廩墳寺遷寓民舍蠹弊百出盡失初意慶元
初臣與兄弟始協謀同力盡復故基漸還舊觀察定
約束加備於前固嘗經本州鏤給板牓揭示義宅然
非更得朝廷行下本州申明受埋元降指揮恐無以
善後懷此日久無路自伸今臣幸蒙公朝軫念故家
擢綴班列若不於此時控告君父則何以副先人屬
望子孫之意用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俯鑒微衷特
頒睿旨劄下平江府令將續添規約常切照應治平
元年已降指揮受理庶幾足以勑厲永者增固舊規
臣與闔族實均戴天地施生之造所有治平元年指
揮并慶元二年續添條約謹緣連在前瀆犯宸嚴臣
無任惶懼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前連治平元年已降規約指揮十一月五日奉
聖旨依　右併錄連送范司諫

嘉定三年十一月七日

一文正公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父周國公墳塋

並在天平山坐落間有族人輒敢於上牧羊
及偷斫林木柴薪近雖行下義莊專一責令
墓客看守外今後如有違犯之人諸房覺察
申 文正位罰全房月米一年 全房謂照本房請米歷門口數並行住罰下皆准此 義莊輒令墓客充他役者罰掌
莊子弟本名月米一季

一天平功德寺乃
文正公奏請追福 祖先之地爲子孫者所
當相與扶持不廢香火今則不然多有
不肖子弟請過義米歸已却返蠶食於寺中
至有欺詐住持逼逐僧行措借舟船役使人
僕亞托私酒偷伐林木柴薪强占常住田地
布種或作園圃不還租米以至常住空虛住
持數易日漸敗壞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
全房月俸兩月欺詐住持及占種田地者罰
全房月米一年詐過錢物經官乞行根究從
條施行田地退還常住爲業畢日申
文正位候回報起支雖已退業而故作阻障

不容常住畊種者亦行前罰

一義莊及白雲功德寺差役并應干非泛科敷並蒙官司蠲免近來縣道胥吏多因乞覓不從故意搔擾今後如有似此之人許從本家經府陳理嚴行斷理

一舊規諸房不得租種義莊田土詭名者同近來有恃强公然於租戶名下奪種者及有埂捺義莊田渭涇浜車漕種菱不容租戶車水上下者爲害甚大今後採聞有違犯之人罰全房月米半年

一義莊租戶所當優卹使之安業聞有無賴族人將物貨高價平賣顯屬不便今後輒有違犯罰全房月米兩月仍經官陳理

一舊規義莊事務惟聽掌莊子弟自行處置雖是尊長不得侵擾干預緣違犯者未曾有罰是以近來多有族人專爲貨賂不顧義莊利害或爲攬戶塊納苗米必要多增貼耗或主張不逞之徒充應脚力及慕客之類甚至鼓誘

外郡族人挾長前來擅開倉厫妄用米斛恣
行侵擾意在破壞今後如有違犯許掌莊指
實申　文正位自行體訪知覺罰全房月米
一年外仍經官乞行根究徵治內有乞覓過
錢物之人即合從條施行

一舊規掌莊子弟侵欺徑行申官理斷勒令陪填
近自移建倉宇遴選主計此弊稍革深慮日
久玩習合行關諸房今後掌莊子弟如有違
犯許諸房覺察申　文正位委請公當子弟
對衆點算取見實侵數目以全房月米塡還
足日起支仍控告官府乞行徵治以爲掌莊
侵欺者之戒諸房子弟即不得專擅興詞紊
煩官府

一諸房聞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聽贖者罰本名
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姦盜賭賻鬬毆陪涉
及欺騙善良之類若戶門不測者非除籍之後長惡不悛爲宗
族鄉黨善良之害者諸房具申　文正位當
斟酌情理控告官府乞與移鄉以爲子孫玷

辱門戶者之戒

一舊規諸位輒取異姓以爲已子冒請月米者勿給今乃有將已子與人破蕩他人家業却欲歸宗請米如有似此之人仰掌莊申文正位不得支行

一義宅地基久爲外人占據今來復業甚爲艱難宜體　文正公之意專爲聚族之地即不許族人占造私宅等用如有違罰全房月米一年仍勒還元地

一舊規諸房子弟得貢大比者義莊支裹足錢十千今物價翔貴難拘此數如有子弟得解赴省義莊支官會一百千其錢於諸房月米內依時直均散以助其免舉人及補入太學者支官會五十千庶使諸房子弟知讀書之美有以激勸

一歲寒堂除科舉年分諸位子弟暫請肄業餘時不得於內飲宴安泊如違罰全房月米一月

世範

宋　袁采

人之至親莫過于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于責善兄弟或因于爭財有不因責善爭財而不和者世人見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而莫明其由蓋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持撿或放縱或喜閒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于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于己

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則其言行亦不可一以爲是一以爲非一以爲當先一以爲當後一以爲宜急一以爲宜緩其不齊如此若互欲同于己必致于爭論爭論不勝至于再三至于十數則不和之情自茲而啓或至于終身失歡若悉悟此理爲父兄者遵情于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于己爲子弟者仰承于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乖爭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聖人教人和家之要術也宜熟思之

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猶卒伍之于將帥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不可相視如朋輩事事欲論曲直若父兄言行之失顯然不可掩子弟止可和顏幾諫若以曲理而加之子弟尤當順受而不當辯爲父兄者又當自省

興盛之家長幼多和協蓋所求皆遂無所爭也破蕩之家妻孥未嘗有過而家長每多責罵者衣食不給

觸事不諧積忿無所發惟可施于妻孥之前而已妻
孥能知此則尤當奉承
高年之人作事有如嬰孺喜得錢財微利喜受飲食
果實小惠喜與孩童玩狎爲子弟者能知此而順適
其意則盡其歡矣
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賤而有業則不至于饑寒富
貴而有業則不至于爲非凡富貴之子弟躭酒色好
博奕異衣服飾輿馬與群小爲伍以至破家者非其
本心之不肯由無業以度日遂起爲非之心小人賛
其爲非則有餔啜錢財之利常乘間而巽成之子弟
痛宜省悟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
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
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慫此
弟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必移此心于我矣
人于子孫雖見其作事多拂己意亦不可深憎之大
抵所愛之子孫未必孝或早天而暮年依託及身後
奠祭多是所憎之子孫其他骨肉皆然請以他人已

驗之事觀之

兄弟子姪貧富厚薄不同富者既懷獨善之心又多驕傲貧者不生自勉之心又多妬嫉此所以不和若富者時分惠其餘不鄙其不知愚貧者知自有定分不望其必分惠則亦何爭之有

人之智識固有高下又有高下殊絶者高之見下如登高望遠無不盡見下之視高如在墻外欲窺墻裏若高下相去差近猶可與語若相去遠甚不如勿告徒費口頰爾譬如奕棋若高低止較三五着尚可對奕國手與未識籌局之人對奕果何如哉

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酙酌而難成或幾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機不可測度如此靜思之則見此理可以寬懷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而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

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

年之未有知識其賢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謂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者可不勉哉

凡人爲不善事而不成正不須怨天尤人此乃天之所愛終無後患如見他人爲不善事常稱意者不須多羨此乃天之所棄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姑少待之當自見也

人有出言至善而或有議之者人有舉事至當而或有非之者蓋衆心難一衆口難齊如此君子之出言舉事苟揆之吾心稽之古訓詢之賢者平理無偏

紛紛之言皆不足卹亦不必辯

與人交游無問高下須常和易不可妄自尊大修飾邊幅若言行崖異則人豈復相近然又不可太襲抑樽酒會聚之際固當歌笑盡歡恐朝議中編人諱忌則忿爭興焉

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其言之高○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蔽

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狠愎暴恣而貽人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見任官每每稱寄居官之可惡寄居官亦多談見任官之不韙併與其善者而掩之也

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雜處之地吾輩或有經縣須當嚴重其辭貌則遠輕侮之患倘有譏議亦不必聽或有狂醉之人宜即回避不必與之較可也

居于鄉曲輿馬衣服不可鮮華蓋鄉曲親故居貧者多在我者揭然異衆貧者羞澁必不敢相近我

安之有

子弟有躭于情慾迷而忘遂至于破家而不悔者蓋始于試爲之縣其中無所見不能識破則遂至于不可回

起家之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于饑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

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于人雖微物亦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爲難事

人之居家須令垣墻高厚藩籬周密牕壁門關堅牢

隨損隨修如有水實之類亦須常設格子務令周固
不可輕忽雖竊盜之巧者穴墻剪籬穿壁決關俄頃
可辦比之頹墻敗籬腐壁敝門以啓盜者有間矣且
兔奴婢奔竄及不肖子弟夜出之患如外有竊盜內
有奔竄及子弟生事縱官司爲之受理豈不重費財
力
居止或在山谷村野僻靜之地須於周圍要害去處
置立莊屋招誘丁多之人居之或有火燭竊盜可
即相救應
屋之周圍須令有路可以往來夜間遣人十數遍巡
之善慮事者居于城郭無甚隙地亦爲夾墻使邏者
往來其間若屋之內則子弟及奴婢更迭巡警
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刻剝
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際猶得保
全至不忍焚毀其屋凡盜所快意于焚掠汙辱者多
是積惡之人富家合宜自省
烘焙物色過夜多致遺火人家房戶多有覆蓋宿火
而以衣籠罩其上皆能致火須常戒約

人之家居井必有幹沈必有棚深溪急流之處峭險
高危之地機關觸動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兒狎
而臨之脫有疎虞歸怨于人何及
無故不得出中門只令鈴下小童通傳內外
婢妾與主翁親近或多挾此私通僕輩有乖則以至
翁藉口畜愚賤之裔至破家者多矣凡有婢妾不可
不謹其始亦不可不防其終
夫置婢妾教之歌舞或使侑樽以爲賓客之歡切不
可蓄姿貌黠過人者慮有惡客起覬覦之心徒增其
麗心欲得之逐獸則不見泰山荷勢可以臨我則無
所不至綠珠之事在古可鑒近世亦多有之不欲指
言其名
士大夫之家有夜間男女群聚呼盧至于達旦豈無
託故而起者試靜思之
婢僕有過既已鞭撻而睡呼喚使令辭色如常則無他
事蓋小人受杖方內懷怨而主人怒不之釋恐有輕
生而自殘者

顧婢僕須要牙保分明牙保又不可令我家人爲之
也
倘僕婦女等有于人家婦女小兒處稱貸莫令家長
知而欲重息以生借錢穀及欲借質物以濟急者皆
是有心脫漏必無還意而婦女小兒不令家長知賜
不敢取索終爲所負爲家長者宜常以此喻其家
人有已分財産而欲避免差徭則冒同宗有官之人
爲一戶籍者皆他日爭訟之端緊也
凡隣近利害欲得之産宜稍增其價不可恃其有親
有隣及以典至買及無人敢買而扼損其價禍一他
人買之則悔且無及而爭訟緊之以興也
有輕于舉債者不可借與必是無藉之人已懷負賴
之意凡借人錢穀少則易償多則易負故借穀至百
石借錢至百貫雖力可還亦不肯還寧以所還之資
爲爭訟之費者多矣
凡人之敢于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也不
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譬如百里之
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皆辦若欲以今日之路使明

日併行雖勞苦而不可至凡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
而那積在後者無不破家也切宜鑒此

人買之則俾且無及而爭訟繼之以興也
有爾及以典至買及無人取買而拋損其所以有也

鄭氏家範

金華鄭氏

內外屋宇大小修造工役家長常加點檢委人用工
毋致損壞

親賓會聚若至十人不許于夜中設宴時有小酌亦
不許至一更晝則不拘

子弟未冠者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古有是法非惟有
資于勤苦抑欲其識羞鹽之味

子弟小冠者不許以字行不許以第稱庶幾合于古

人責成之意

子弟年十六以上許行冠禮須能暗記四書及一經正文講說大義方可行之否則直至二十一歲弟若先能則先冠以愧之

子弟已冠而習學者每月十日一輪挑背已記之書初次不通去巾一日再次不通則倍之三次不通則分紛如未冠時通則復之

子孫有妻子者不得更置側室以亂上下之分違者責之若年四十無子者許置一人不得與公堂坐女適人者若有外孫彌月之禮惟首生者與之餘並不許但令人以食味慰問之

橋圯路滑子孫倘有餘資尚勑修治以便行客或遇潦暑又當于通衢諸湯落一二處以濟渴者自六月朔起至八月朔止奉以為常

子孫須恂恂孝友見兄長坐必起行必以序應對必以名毋以爾我諸婦並同

子姪年非六十者不許與伯叔連坐違者家長罰之會饋不拘

早幼不得抵抗尊長其有出言不遜制行舛戾者姑誨之誨之不悛者則重笞之

子孫受長上訶責不論是非但當俯首默受毋得分理

子孫固當竭力以奉尊長爲尊長者亦不可挾勢自尊尊攘拳奪袂忿言穢詬使人無所容身甚非教養之道若其有過當反覆論戒之甚不得已會衆笞之以示恥辱

子孫飲食幼者必後于長者言語亦必有倫應對實客不得雜以俚俗方言

子孫不得謔浪戲度免巾徒跣凡諸舉動不宜掉臂跳足以蹈輕儇見賓客亦當肅行祇揖不可參差錯亂

子孫不得目視非禮之書其涉謔浪淫褻之語者見即焚毀之妖幻符呪之屬並同

子孫毋習吏胥毋爲僧道毋卿屠豎以壞亂心術當時時以仁義二字銘心鏤骨庶或有成

廣儲書籍以惠子孫不許假人以致散逸仍識卷首

云某氏書籍子孫是教鬻及借人茲爲不孝

子孫自八歲入小學十二歲出就外傅十六歲入大學聘致明師訓飭必以孝弟忠信爲主期至于道若年至二十一歲其業無所就者令習治家理財向學有進者不拘

子孫年十二于正月朔出就外傅見燈火不許入中門入者箠之

子孫爲學須以孝義切切爲務若一向偏滯詞章深所不取此實守家第一事不可不慎

子孫年未二十五者除綿衣用絹帛外餘皆用布除寒凍用蠟屐外其餘遇雨皆以蔴屨從事三十里內並須徒走初到姻親家者不拘

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入唇壯者雖許少飲亦不宜沉酗杯酌喧呶鼓舞不顧尊長違者責之若奉延賓客惟務誠慤不必強人以酒

子孫當以和待鄉曲我寧容人毋使人容我切不可先操忽人之心若累相凌逼進進不已者當以理直之

子孫處事接物當務誠朴不可置纖巧之物務以悅人以長華麗之習

子孫毋得與人眩奇鬬勝兩不相下彼以其奢我以吾儉吾何害乎

俗樂之誇誨淫長奢切不可令子孫及臧獲輩習肄之違者家長箠之

子孫不得畜養飛鷹獵犬專事佚遊亦不得恣情取饜以敗家事違者以不孝論

子孫不得私造飲饌以徇口腹之欲違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即責之產者病者不拘

凡遇生朝父母舅姑存者酒果三行亡者則致恭祠堂終日追慕

壽辰既不設延所有襪履亦不可受徒蠹女工無益于事

家中燕享男女不得互相勸酬庶幾有別若家長舅姑宜饋食者非此

家衆有疾當痛念之延良醫爲之救療

諸婦必須安詳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禮待姊

如以和然無故不出中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如其
淫狎即宜屏放若有婦忌長舌者姑誡之誨之不悛
則責之責之不悛則出之
諸婦媟言無恥及干預閭外事者嘗訶拜以愧之
初來之婦一月之外許用便服
諸婦工作當聚一處機杼紡績各盡其長非但別其
動惰且革其私
主母之尊欲使家衆悅服不可使側室爲之以亂尊
卑

每歲畜蠶主母分給蠶種與諸婦使之在房畜飼待
成熟時却就蠶屋上簿須令子弟直宿以防風燭所
得之蠶繭當聚一處抽繅更預先抄寫各房所蓄多
寡之數照什一之法賞之
諸婦每歲公堂于九月俵散木綿使成布疋限以次
年八月交收通買錢物以給一歲衣資之用公堂不
許侵使或有故意製造不佳及不登數者則準給本
房甚者任其衣資不給有能依期登數者照什一之
法賞之其事並係羞服長主之

諸婦育子苟無大故必親乳之不可置乳母以饑人之子

諸婦之于母家二親存者禮得歸寧無者不許其有慶吊勢不可已者則弗拘此

諸婦親姻頗多除本房至親與相見外餘並不許可見者亦須子弟引導方入中門見燈不許入會衆罰其夫主母不拘婦人親族有爲僧道者不許往來

朔望後一日令諸生聚揖之時直說古列女傳使諸婦聽之

女子年及八歲者不許隨母到外家餘雖至親之家亦不許往違者重罰其母

男女不共圊溷不共湢浴以謹其嫌春冬則十日一浴夏秋不拘

男女不親受授禮之常也諸婦不得刀鏟工剃面

宋 李元綱

曹彬侍中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

曹彬侍中爲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

徐州有小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勇姑必以此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緩其事而法亦不可赦也其用志如此

王太尉旦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足以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教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臣無如朕何上意解遽曰然此止是朕耳遂不問太尉疾亟上問以後事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爲相

呂蒙正丞相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步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恐不如不知也不問之何損皆復其局量

趙閱道少保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甚
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
弟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恐棄之爭
垂還翁居而不追其直嘗知越州值歲大歉公召州
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卽自解腰間金帶置
庭下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曾子固作救
災記備述其事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卜術者遊會
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
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所成白金
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
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
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
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
今成都猶有此禁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
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
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屬

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閬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處女也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西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廬捷經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曹州千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爲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爲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

蘇子美慶曆中監進奏邸承舊例以斤賣故紙錢祠神因以其餘饗賓客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擊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送獄皆一時之名士

都下爲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于色魏公之仁厚愛賢實可尚已

張忠定公詠在蜀主帥平賊如風悖草亂久不寧息公謂主帥曰有平民無害者在黨中亦宜治之翌日帥送賊三十餘人請公治之悉給公憑遣之曰各著業去帥怒曰何擅縱賊人公曰昨日李順脇民爲賊今日僕與足下化賊爲民用固邦本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邪此必心極幽懣使之然爾故憫之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伊必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丁崖州謂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眞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輒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輒不應

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虀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盞一隻云耕者入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蓋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愛開醼召漕使顯官特設一桌覆以繡衣致玉盞其上且將用之酌酒遍勸坐客俄爲吏將誤觸檯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巳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壻亦頗良具

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淪感心骨丞相病夫婦刲股爲羹饋之至薨衰絰三年以報

眞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于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遊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公旦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illegible]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具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

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因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焚去之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路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見且媿且歎曰眞天下盛德也

韓魏公嘗言內官王昭德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

昌朝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舜
昌鞫獄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仍乞不錄問昭德時
爲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爾鍛鍊何
等語耶歐公遂得脫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兵倦
顧燭燃公鬚公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
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之渠方解
持燭軍中爲之感服
韓魏公爲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卽手自封
之未嘗使人見
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以文
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
工部侍郎胡宿爲邑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之
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槅皿
悉屏去但陶瓦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往見
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贍行丁
始諭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卒至顯位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

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驅不知其
爲公子而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
知而自媿也

蘇子瞻云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
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
於朝廷鼎臣卽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謂
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
僕語之曰我來既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
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
之而去

孫學士元忠朴吕正獻公所薦館職也嘗爲忌居仁
言元祐間某嘗對侍講非笑程正叔侍講謂某正叔
有多少好事元忠不說何故只言其短某因釋然心
服後不復敢深議正叔因思今人如元忠樂善者少
矣侍講謂榮陽公吕原明也

曹彬侍中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
第竅以廋食曰是將進御嘗畜衛之洎事寧咸訪其
親以還之無者嫁之

孫華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
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華老華老徐曰汝輩
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華老曰佛殿未甚
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爲獄囚償官遂使數百
人釋枷鏁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
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
朝廷誅殛宰執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爲不
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
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
將來爲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

李謙溥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數以少擊衆并
人患之乃以蠟丸封書襲進陽遺其兄晉帥趙贊得
之以聞太祖即詔謙溥械送闕下謙溥曰此反間也
願以闔門保之太祖得奏遽釋進厚賜金帛遣之

陳泰國公省華三子皆貴泰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
家竟佐及仲季子侍立左右坐客跋躇不安求去泰
公笑曰此兒子輩爾後天下皆以泰公教子爲法而

以陳兵世家爲榮
寶儀尚書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四
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韓許國公億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捃拾
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
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則望
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
於聖世持心如此昔袁安不以贓罪鞫人其韓公之
謂乎

宋宣憲公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
而稽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軍請諸路選官覆校限半
月以聞以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所除數百萬
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吏有
不能守朝廷盡欲誅之公曰時諱言武備盜賊猝至
而專責守臣死事不可故守令皆得不誅
楊侍郎偕知審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上言以
謂連年出帥國力日以虧莫如以書遺之徐圖誅滅
之計諫官歐陽脩蔡襄交章劾奏偕職爲從官不思

爲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偕不自安求
知越州道改知杭而襄謁告迎親杭而輕遊里市或
謂曰何不以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事詆我我豈可
以私報也

馬少保亮通判常州時吏有忘失官物械繫妻子至
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許自償所負不踰月而
盡輸之咸平初命往京西河東二道放積欠官物奏
除者數百萬還奏稱旨加賜金帛

馬少保爲御史中丞上言近歲以來父祖未葬而多
別財異爨甚傷風教請自今未葬者不得析居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冢
爭操舟栰盡救之已而丘冢潰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
胡待郎則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時得吏所匿
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亡之
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止藉爲羨餘及除廣西轉
運按宜州重辟十九人而爲辨活者九人

胡侍郎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坐嘗延蜀儒龍昌期爲

州人講易得錢一萬事發自成都械昌期至則破械館以賓禮出俸錢爲償之

扈諫議稱爲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饑道殣相望稱先出祿米以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人

方諫議愼言爲侍御史時丁謂貶遣愼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長者胥內翰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千頃既貴悉以與族人嘗與謝絳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不發視而焚之且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薛簡肅公奎知益州里父訟其子不孝者詰之乃曰貧無以爲養奎因出俸錢與之

王侍制質權知荆南府有媼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姑家既窮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顧若夫耶取家人衣衣媼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

劉吏部夔不治財產所收私田有餘穀則以振救鄉里貧人前死數日作遺表以祿賜所餘分親族

馬少保亮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劫爲鄉人共謀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夫能爲民去害而乃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案悉貸之

楊諫議告除京西轉運副使時屬部歲饑所至發公廩及募富室出粟以賑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命高其估以給酒官由是獲濟者甚衆

方諫議愼言知泉州會歲饑大發官廩以貸民又恤其鰥寡孤獨而皆愛之至有生子以方兒爲名者

錢祕監昆知梓州時會歲旱歉民多流移大發常平粟賑之而自劾釋不問

陳龍學從易知虔州歲饑有持杖盜殺發困倉者請一切減死論於是全活者千餘人

梅諫議摯通判蘇州初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之甚急摯上言賑民所以爲惠也反撓民不便因下其奏他州悉得緩期償之

嵇內翰穎父適嘗爲荆南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辟府特命適按劾之爲免其子死而父以抵法託言於人曰主簿仁人也且生令子明年穎生天聖中進

士及第

張侍郎溥知楚州會歲饑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因歎曰民轉死溝壑矣尚待報耶乃發上供倉粟賑之所活以萬計因上章待罪降勑奬諭

陳節使堯咨權通判流內銓時舊制選人皆用制奏舉乃得京寺官而士有孤寒不爲人知者堯咨特爲陳其功狀升擢之

陳郎中貫權利州路轉運使屬歲饑出所得職田粟益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而則皆發之

趙觀察滋知雄州時契丹大饑舊米出塞下不得過三升滋曰彼吾民也今出米無所禁桑柴班懌嘗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盡食其粟盡而止

潤州金壇縣陳亢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冢每一尸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尸不可紀是歲生

廊又生庱皆爲監司孫登仕者相繼

馬知節樞密知秦州州嘗質羌酋二十人屬殆逾二紀知節曰此亦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蕃落感其惠乞受代無以敢怨塞者也

蔡卞章惇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卞率惇以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仁宗初涖政問輔臣四方奏獄來上不知所以裁之如之何則可呂文靖公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於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爲然故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

王文康公溥初周祖鎮蒲津召置幕府從征李守正王景崇得朝臣交結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之後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丸書結北虜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崧有此肯以示人耶逢吉輩爲之爾世宗遂優贈其官

王沂公曾知審刑院初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公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上不悅曰

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故失

張文懿公士遜在相位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挾怨上言堯佐欲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遜置二奏上前且言儉言動搖朝廷若一開姦萌則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于法誣諫官事亦寢

王章惠公隨知戎州戎人多蓄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賞故坐法衆隨至下令能自歸者免仍隸舊籍所全活

陳文忠公堯叟嘗爲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唯禱神堯叟以集驗方刻石桂州驛舍是後始有服藥者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爲植木道傍鑿井置亭舍至今爲利

陳文惠公堯佐在樞府日太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以法繩吏吏悉遁去章獻太后怒事下樞密院詁連姻宰相呂夷簡欲因詁中傷夷簡者堯佐以爲罪詁則姦人得計而能吏沮矣詁遂獲免

程文簡公琳知永興元昊死諒祚尚幼以三大將分

治其國或謂因各授三將節度使以分弱其勢琳曰
幸人之喪非所以示[illegible]不如因而撫之
田樞密況知成都府自李順王均之亂蜀守皆得便
宜從事雖或小罪并其家內徙流離道路失所者頗
衆況察其非有甚惡釋之
寇忠愍知永興軍於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
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叛心真宗驚手出
奏示執政曰寇準乃反耶范文正熟視笑曰寇準許
大年紀尚騃耳可劄與寇準知上意亦解

公[illegible]子沆相秉鈞日有狂生扣馬獻書歷抵其短子
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
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
路寧不媿於心乎但於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以
主上未賜允終無忤色公言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
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
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訒乎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
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

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
丞相汲公是也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
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爲人清脩孤潔故當官人號爲
連氏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爲連底凍其父處士名舜
實字輔之爲鄉里所說服歲饑出穀萬斛損價以鬻
之惠及傍邑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鏹鉅
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間有
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爲之屋亦爲繕究又隆冬苦
寒蠲舍緡仍日屯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紓也

[illegible]之其又何[illegible]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
丞相汲公是也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illegible]從學於
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爲人清脩孤潔故當官人號爲
連氏清元禮加以[illegible]處士名舜
實字輔之爲鄉里所說服[illegible]饑出穀萬斛損價以[illegible]
之惠及傍邑
[illegible]
[illegible]

楊用脩丹鉛錄謂省心錄乃沈道原作

省心錄
[illegible]
[illegible]宋[illegible]林逋[illegible]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之氣象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天下有甚於饑渴飲食之道而世或以名稱已或以
爲能事哀哉臣之忠子之孝弟之悌是也孔子以文
學爲孝悌之餘事孟子謂良知良能不出於學是非
聖人强人以甚難蓋以愛欲汨其心而妻子爵祿爲

賊忠孝之具間有得臣子之道者宜乎表出於世有以孔孟之道求諸己則知捨孝悌不足以爲人移孝悌爲忠順則立身行己之道當然世何稱己何能之有

事親孝者事君必忠何以知之良知故存雖妻子不能移其愛推此以盡爲臣之道則爵祿安可易其守子惟知有親焉得不孝臣惟知有君安得不忠所謂良知者其可忘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相須之理也然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譬猶責人以信然後報之以誠夫盡己之當爲乃君子所以立身之道非求備於人也

器滿則溢人滿則喪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爲素餐請以驅役之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算則凜然如履冰炭然如臨淵有愧於方寸者多矣若以奉公治民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足爲盜矣

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弟兄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皆敵國至於推誠則不欺守信則不疑非但六合

之內可行動天地感鬼神非誠信不可
爲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及爲惡如
乘駿足坂驟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
功名官爵貨財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戕問之
曰欲可去乎曰不可饑者欲食寒者欲衣無後者欲
子孫反是甘於自殺也然知足而不貪知節而不淫
無沽名之心而不求功亦庶幾乎欲可窒也
知不足者好學恥下問者自滿一爲君子一爲小人
自取如何耳

人之有過失猶身之有疾病攻之以藥石誨之以廉
恥雖過失不害爲賢者雖疾病不失爲全人
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故聖人以名爲戒
爲善者不云利逐利者不見善舜跖之徒自此分捨
生取義固不可得見利思義聖人亦取之殆哉利不
可言況可爲乎孟子荅梁惠王之言至矣
有過知悔者不失爲君子知過遂非者其小人歟
官爵富貴在人謂之儻來道德仁義在已謂之自得
儻來者足以驕妻妾自得者可以貌公卿君子所以

修天爵而人爵從之
靜吉動凶德休僞拙聖人戒告甚切至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知此爲君子昧此爲小人
木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棟梁之材成水有所
養則泉源壯而流派長灌溉之利博人有所養則志
氣大而識見明忠義之志出可不養哉故孟子所謂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
畫之所爲夜必思之有善則樂有過則懼君子哉
私心勝者可以滅公爲忌重者不知利物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者以其有爲耳皮毛齒
爪禽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草木以巧而著人之生也
無德以表俗無功以及物於禽獸草木之不若也哀
哉
利心專則背道私意確則滅公
歲月已往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見在者不可失
爲善則善應爲惡則惡報所以成名滅身惟自取如
何耳
仁義禮智本自修人必欽崇之放僻邪侈本自賊人

必輕鄙之

得天地之至和者爲君子故温良慈儉稟陰陽之繆戾者爲小人故兇詐姦邪

善惡之性不能易如水之不能燥火之不能濕形色語默之間善惡自見

古之人孝弟力田行著於鄉州黨族名聞於朝故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嘗弟其從事也安得不服勞其處已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強記多識專於緝綴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

知稼穡之艱難者蓋經典子史爲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惟賢者則不然此無他去古既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

禮義廉耻可以律已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責已小人責人

德有餘而爲不足者謙財有餘而爲不足者鄙

愛身者所以孝於親愛民者所以忠於君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内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

不欺人其欺我乎

爲善易避爲善之名難不犯人易犯而不校難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棘之在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夫知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知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懼也

羌貊不可以力勝而可以信服鬼神不可以欺詐而可以誠達況夫涉世與人爲徒者誠信其可捨諸

古人畏四知者謂天地彼我必有一知者不得不畏況處八達之衢爲萬目所視慎乎所當畏行乎所無畏可也

誠無悔怨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巧辨者與道多悖拙訥者涉世必疏寧疎於世勿悖於道

華藻見於外者謂之文古今積於中者謂之學苟見

道不明用心不正適足以文過飾非文學所以在爲
行政事之下
不欺闇室者肯欺心乎不愧屋漏者肯愧於人乎不
欺其心無愧於人庶幾君子矣
外重者內輕故保富貴而喪名節內重者外輕故守
道義而樂貧賤愛親者保其身愛君者輕其位
窮不易操達不患失非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
人有過失已必知之已有過失豈不自知爭是非者
檢人思憂患者檢身

強辯者飾非謙恭者無爭知其善之可遷善惡在
爲父子不相授堯爲父而有丹朱舜爲子而有瞽瞍
堯與賢易舜克諧以孝難
人之制性當如隄防之制水常恐其漏壞之易若不
履其泛濫一傾而不可復者也
綺語背道雜學亂性
富貴以道得伊尹是也貧賤以道守顏淵是也俱爲
聖賢負愧于湯與箪瓢陋巷勞逸憂樂不可同日而
語也

聖賢師心不師跡雖百世而道同後世師跡不師心
雖時同而術異
求師問友急於教子弟者始於章句中於文采終於
科第所謂入孝出弟汎愛親仁則懵如冥行豈不違
吾聖人之言乎
知之非艱行之爲艱誠能踐履雖非聖賢其亦聖賢
之徒歟
和以處衆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
讒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
多言則背道多慾則傷坐
知足則樂務貪必憂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不護人短不周人急
非仁義也
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爲謂之自賊輕諾者信
必寡面譽者背必非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衆欽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
爲善不如捨惡救過不如省非欲不匱則博施欲長
樂則守分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勉强爲善

勝於因循爲惡
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改過自滿者敗自矜者愚
自賊者害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害
寡言省謗寡慾保身
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歪則蹶行險途者畏而慎故
徐步則不跌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憂患爲養生
之本可不省諸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斤斧
務名者害其身多財者禍其後善惡報緩者非天網
疎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禍福者天地所以愛人
也如雷雨雪霜皆欲生成萬物故君子恐懼而畏小
人僥倖而忽畏其禍則福生忽其福則禍至傳所謂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也
於此鄉原之徒又何足取哉
爲己重者不仁好廣積者不義足恭者無禮貪名者
無智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嚴不可以馭下

前輩論醫云閉門看古方三年知天下無病不可治及其出而用藥療病知今古無方可用此無他聞見力極則止至於應變則無有窮盡噫豈但論醫也士之學問其失正在是苟以是心反之孳孳旦夜自不知爲有餘縱未能盡愈天下之疾亦庶幾乎十失二三也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非天然無有不由己者

壽夭在天安危在人知天理者夭或可壽忽人事者雖安必危

口腹不節致疾之因念慮不正殺身之本

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所以景公千駟不及顏子之一瓢也

外事無大小中慾無淺深有斷則生無斷則死大丈夫以斷爲先

人皆有好生惡死之心人皆爲捨生取死之道何也

見善不明耳
欲去病則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効欲齊家
則正身身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
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以禮義爲交際之道以廉耻爲律已之法游息於其
朋友見欽而不敢欺妻子取法而不敢侮盡思患預
防之理所以警之四維其可廢而不張乎
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勞
怠惰易弊身不憂則荒淫不立故逸生於勞而常
樂生於憂而無厭是逸樂也憂勞其可忘乎
古之人終身以避名令之人師已以要譽烈以古人
臨大節而不奪今人見小利而易守君子則不然
古無今無治無亂出則忠入則孝用則知舍則愚
仁言不如仁心之誠利近不如利遠之博仁言或失
於口惠利近或失於姑息
智大心勞者狂力小任重者蹈
攫金於市者欲心勝而不知有羞惡求珠於淵者利
心專而不顧其沉溺

不欺不吝不隘不强者可與人爲徒

堁土不能障狂瀾匹夫不能正頹俗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夙興夜寐無非忠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暖衣

恬然自衛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

者疆以善自衛者良

爾謀不臧悔之何及爾見不長教之何益

子之事親不能承顏養志則必不能忠於君上弟之

事兄不能致恭盡禮則必不能遜於長上

家不和然後見孝子國不亂無以見忠臣如是則孝

子忠臣不容見於治世也僕切疑之有人能克諸六

親欽順父母家不使不和莫大之孝也有人能引君

當道將順正救國不使之亂莫大之忠也

風俗不淳儉則財用無豐足

以德遺後者昌以禍遺後者亡謙柔卑退者德之餘

强暴姦詐者禍之始

舜之所以爲孝者有頑父嚚母傲弟人不幸而有此

當克諧如舜不爲甚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
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欲常勝者不爭欲常
樂者自足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虛之室物物
自容靜躁寬猛視量之如何耳
勝於己者必師拙於己者可役愛於己者知善而不
知惡憎於己者見惡而不見善
火之炎土水之就下順其性則烹飪之功成灌溉之
利博

趨烏巢南胡馬嘶北物之真情尚耳而況於人乎
食能止饑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
父之教子必以孝君之責臣必以忠子不子臣不臣
妻可爲之以仁爲宅以禮爲門以義爲路居處於是
出入於是踐履於是安得不謂之君子
內不溺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君
必忠人性如水水一傾則不可復性一縱則不可反
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禮法
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

善人種德降祥於天惡人種禍貽殃於後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已於富貴大丈夫見

善明則重名節如泰山用心剛則輕死生如鴻毛

父善教于者教於孩提君善責臣者責於冗賤蓋嘗

欲可以奪孝富貴可以奪忠

切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人者毒於虎狼言不

可不慎術不可不愼也

爲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爲人作善方便者其

後受惠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

爲君子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富貴之心

事君則無往而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忍

已之心恕人則全交

夫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羞辱

飽黎藿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命者輕死

生遠是非者忘藏否

少不勤苦老必艱辛少能服勞老必安逸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之間亦從而似之何耶人性如水爲不善如就下故易安可不擇交

近世士大夫多爲子弟所累是溺於愛而甘受其謗殊不知父當不義聖人猶許爭子子弟不肖而不能正是納於邪而不知義方之訓也父兄之罪大矣

不臨難不見忠臣之心不臨財不見義士之節

大則治亂邪正小則晝夜生死皆反手耳反邪則正反亂則治反夜則晝反死則生豈可猶豫苟且而爲之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衆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憂國者不顧其身愛民者不罔其上

憂天下國家者其慮深其志大其利博其言似迂其合亦寡其遇亦難孔孟是也樑棟朽則屋傾賢不肖分則國治上節下儉者財用足本重末輕者天下太平

輕財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

足以率人

憂患疾痛皆養生善知識放逐閒廢皆仕宦善知識

不有憂安知樂可爲哉

情相親者禮必寡道相悖者術不同禮簡者誠術異者疎

人不可無識識暗者小人無識者禽獸小人拾正而邪假善而爲惡識明者果如是乎禽獸不知父子之親君臣之分爲無識故也

沽虛譽於小人不若聽之於天遺貨財於子孫不若

周人之急

君容而斷臣恪而慈父嚴而慈子孝而敬兄愛而訓弟恭而勞夫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人倫之道盡矣

處內以睦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以誠行已之道至矣

無瑕之玉可以爲國器孝悌之子可以爲家瑞

爲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

實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好勝者必爭貪榮者必辱
太廟之犧被文繡而悔不及鴟鵂深林一枝之樂也
以已資衆者心逸而事濟以已禦衆者則心勞而怨
聚薄於所親而責人重者不可與言交好名欲速者
不可與共謀貪而喜詐者不可與同利害忍而好勝
者不可與同逸樂
千斤之石置之立坂之上一力可以落九仞萬斛之
舟迾於急流之中先帆可以去千里勢使然也若馳
驟馬於平陸集多士於大庭非駿足奇才不得先

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無隱
室人不易之論也古之所謂犯者以已所見陳於君
不以犯上爲犯也後世所謂犯者處卑位而言非其
職徒以沽名之心務行其說直前抵訐無益於世愚
以爲若能以事師之道事君無隱則不敢逢君之惡
暴犯則不忍暴君之失諫可行言可聽膏澤可下於
民不亦美歟
吹獵聲色之娛易入而難返車服口體之奉相尚而
不厭皆非遠豫安樂之道也

毀譽雜至觀其事則毀譽明善惡混淆公其心則善
惡判此在上之職也若智効一職行其所當爲而不
問毀譽立乎其中道則善惡自黑白也
事親孝則專其愛而妻子不能移事君忠則盡其義
而爵祿不足動竭力於親者不必須士類致身於君
者不必問品秩
衞藥太平勘定禍亂可以謂之忠乎苟有隱於君不
若愚不欺之忠也列侯而封擊鮮而食可以謂之
孝乎苟有違於親不若貧賤養志之孝也

有至賢之君無忠直之臣則聰明不能達遠蹤賢聖
或可欺大哉所謂爲君難
夫可以爲風俗所以繫治亂非
有大君子不能變必欲弭禍亂致太平非風俗淳儉
不可
財用足以富國家一
愛君切者不知有富貴爲已重者不知立功名
財不難聚也取予當則富足國不難治也邪正辨則
丕平風不難化也自上及下而風行俗不難革也自
邇及遠而俗變

富貴者奢侈相尚奉養之外棄廢實貨窮極土木
務相勝貧賤者專於工巧伎藝苦所未見一日之直
可以盡農夫終歲之利故棄本逐末耕桑者少而衣
食者多求其盈餘儲積不亦難哉
甲冑之士責以禦侮州縣之吏委以簿書事聖君而
變薄俗病在不爲耳
蘇張適六國而皆合孔孟歷天下而不遇易進難入
王霸之道豈止如霄壤
陶淵明無功德以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何耶
蓋顏子以退爲進甯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
婦人悍者必嫮醜者必妒士大夫繆者忌險者疑必
然之理也
貴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幾千百人虐
耶軀以廣度何如庇寒士於一廛之地乎
堂下遠於千里況於九重之深雖堯舜不能知比屋
有人能以所聞所見上體仁君愛民求治之意委曲
詳陳之則不待用召山甫而宣王自能致太平也
能自逸者未必能成人自敗者必罔人能自儉者未

必能周人自恣者必害人然此無他為善難為惡易
也
韓非作說難而卒斃於說豈非所謂多言數窮之戒
耳
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
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唯樂莫大焉
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衆獨利則敗衆叢
則泄
益棺始能定士之賢愚臨事始能見人之操守
狂虎能食人不幸而過之必疾走以避小人能媚人
人喜與之親不幸而同利害必巧為中傷毒人而人
不知然機穽之設未若天網之不漏也
必尊於事君必嚴於事親必達於天地鬼神必疎於
禽獸之屬一於誠則交際之道無不至矣
重名節者識有餘而巧不足保富貴者知不足而才
有餘知識明者君子才巧勝者小人
用心專者不聞雷霆之震驚寒暑之切肌為已重者
不知富貴可以殺身功名可以致禍行通衢大道

者不迷心至公無私者不惑
貴越人以駿馬強胡人以舟楫其猶詢民瘼於貴游
索珍玩於寒士難哉
用不節財何以豐民不蘇國何以安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
止者殺身
人以均勝天天以直勝人
小人詐而巧似是而非故人悅之君子誠而訥
似迂而直故人知之者寡

舜耕于歷山伊尹耕于莘野聖哲之出見於經傳後
世以文學明道其弊至於菽麥不分豈止不知稼穡
艱難哉
人以麟鳳比君子以豺狼比小人徒論其表耳麟鳳
爲世瑞而不能移風易俗君子能身風俗致太平以
豺狼能害人其狀易別人得以避之小人深
情厚貌毒人不可防閒殆有甚於豺狼也
邪正者治亂之本賞罰者治亂之具舉正錯邪賞善
罰惡未有不治者邪正相雜賞罰不當求治難矣

天下有正道邪不可干以邪干正者國不治天下有
公議私不可奪以私奪公者人不服
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强辯足以惑衆以無爲有以
有爲無者便辟足以媚人心可欺天可欺乎
女相妬於室士相妬於朝古今通患也若無貪榮寵
寵之心何嫉妬之有
無恒德者不可以作醫人命死生之繫庸人假醫以
託其初則要厚利虛實補瀉未必適當幸而不死
呼需百出病者廿心以足其欲不幸而斃則曰欲
食不知禁嗜欲有所違非藥之過也厚載而虫死者
何辜焉世無扁鵲望王而知死生無華佗滌腸以愈疾
輕以性命託庸醫何如謹致疾之因固養生之本以
全天年耶嗚呼悲夫